

“微言小义”系列·之二

微言录

(二集)

卢昌海

First Edition: 2021.09

Second Edition: 2025.03

Copyright © 2021, 2025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民族主义是一种小儿病，它是人类的麻疹。」

——爱因斯坦

目录

第二版自序	I
第一版自序	II
微专题	1
民间“科学家”与想象力	2
民间“科学家”与腐败	9
判断民科作品的简单方法	13
闲聊·王小波致柯云路信	16
回忆录推荐：《上学记》	28
网购了一套《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	32
机器人三定律的缺陷	35
小说忆旧：《威尔历险记》	39
<i>The Gods Themselves</i> 小评	42
墨索里尼与东方不败	48
“预约死亡”	52
两毛钱的《尼耳斯·玻尔集》	56
悲惨的海运	60
旧书闲话	63
答《中国科学报》记者问	67
微博文	82
见闻随感	83

书虫说书	96
文人墨客	113
文史哲思	132
社会万象	152
驱神辨伪	178
闲言碎语	202

第二版自序

这个第二版除这篇自序外，是在“微专题”中收录了来自实体书《我的“页边杂写”》（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的“关于书的短文”——因后者在制作为电子书《书林散笔》（2025年）时去除了“关于书的短文”和“关于书的微博”。当时关于那两部分的打算是：“拟收录到其他电子书里”¹。如今作为对那一打算的兑现，并考虑到本书及《微言录》的篇幅相对较小，体裁亦合适，我决定将“关于书的短文”添加到本书（并外加一篇先前“失收”的旧文“回忆录推荐：《上学记》”，文字皆偶有修订），“关于书的微博”则已添加到了《微言录》的第二版。

2025年3月26日

¹ 具体可参阅电子书《书林散笔》（2025年）的自序。

第一版自序²

自 2013 年 1 月开始写微博迄今，我出过两本“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一本是 2017 年 6 月出版的《我的“微言小义”》，另一本是 2021 年 4 月出版的《我的“微言小义”》（二集）。

写微博之初并未幻想过出书，因此出书是意外之喜——这“喜”并不在于出书这件事本身（毕竟已非初次出书），而是在于出了一种从体例（微博体）到类别（散文随笔）都不同于以往的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自己的作品出版领域。

因着这个缘故，我非常感谢出这两本实体书的出版社。拓宽一个作者的作品出版领域对作者是“喜”，对出

² 本书跟《微言录》的第一版系同时规划，分期制作，故共用序言。

III

出版社则是风险——这风险首先是因为“拓宽”隐含着对固有读者群的偏离，从而存在销售风险；其次，就“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来说，则还有一层更莫测的风险，即内容风险。

尽管在甄选内容时已主动剔除过敏感话题，但跟单纯的科普类文字相比，“微言小义”系列的内容毕竟仍庞杂得多。这种庞杂在 2017 年出版《我的“微言小义”》时尚可“过关”（因此我对该书十分珍视，视其为我迄今——乃至预见得到的将来——的所有实体书里最“畅所欲言”的一本），到了出版《我的“微言小义”》（二集）的 2021 年，则碰上了言论管制尺度持续紧缩带来的巨大麻烦，很多内容遭遇到严苛程度前所未有的删节——包括删除了我素所看重的“驱神辨伪”这一整章。

虽然这并不影响我对出版社的感谢（因为言论管制尺度并非出版社能够置喙），甚至使我对出版社怀有一份

IV

歉疚（因为是我的文字给出版社带来了麻烦）。但单纯从书的视角来说，则不得不承认，那样严苛的删节使《我的“微言小义”》（二集）成了迄今唯一让我遗憾的书。

这遗憾不仅在于内容，也在于形式。

《我的“微言小义”》（二集）作为续编，是跟《我的“微言小义”》匹配成套的。在我这种曾经集过邮的人眼里，成套的书应该像成套的邮票那样，在装帧、章节、篇幅等方面都有所匹配。但跟《我的“微言小义”》相比，《我的“微言小义”》（二集）不仅缺了一个章节（即“驱神辨伪”），篇幅也少了几十页，不能不说是遗憾。唯一差可安慰的，是此书系微博辑选，各章——乃至各段落——彼此独立，故而不存在因删节而破坏叙述逻辑的问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说了这么多关于“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的话，似

乎离题，但这正是以《微言录》为题的这个“微言小义”系列电子书的缘起。

因为正是由于“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没法做到“言无不尽”，使我萌生了制作一个电子书系列与之匹配的念头。这个电子书系列除包含实体书的删节部分外，还将从甄选内容时主动剔除过的敏感话题及因篇幅所限未能收录到实体书的其他微博中补选一些“集外文”。

具体地说，以《微言录》为题的这个“微言小义”系列电子书近期拟制作两本，书名及内容分别为：

1. 书名：《微言录》

内容：

- 《我的“微言小义”》涵盖范围（即 2013.1—2016.12）内的“集外文”。
- 《我的“微言小义”》（二集）的删节部分。

2. 书名：《微言录》（二集）

内容：

- 《我的“微言小义”》（二集）涵盖范围（即 2017.1 – 2020.7）内的“集外文”。
- 2020.8 – 2020.12 的微博辑选。

当然，跟《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一样，这两本电子书也会收录某些“前微博时期”的短文，故而并非纯系微博辑选，在时间范围上也并非没有例外。

这两本“微言小义”系列电子书制作完成后，截至 2020 年底为止的微博就辑选完毕，由两本实体书与两本电子书共同呈现了（其中 2020.8 – 2020.12 的微博辑选只呈现于电子书）³。至于从 2021 年开始的微博将会以

³ 有一类小小的例外在这里提一下：《我的“微言小义”》（二集）涵盖范围内的某些与书有关的微博被收录到了实体书《我的“页边杂写”》（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6 月出版）里，原因可参阅拙文：第 12 本书——《我的“页边杂写”》（收录于我的主页 <https://www.changhai.org/>）。

VII

何种方式辑选及呈现，目前还无法预料。但不外乎两种情形：若《我的“微言小义”》系列实体书能继续出版，就将继续维持实体书与电子书相匹配的方式；若实体书无法再出版（从过去几年言论管制尺度持续紧缩的步伐来看，这是不无可能的），则将只以电子书的方式呈现。

无论哪种情形，只要我仍写微博，就将继续制作“微言小义”系列电子书，希望有读者喜欢。

2021 年 4 月 16 日

微专题

民间“科学家”与想象力

最近在“繁星客栈”里有网友提出这样一个观点⁴：那就是民间“科学家”的想象力比较发达，能够想一些学术界不敢去想的东西，而大部分学术界的人士则非常规矩，行的是中庸之道。类似的观点以前也曾在客栈出现过。本文就对这一观点略作讨论。

在讨论之前，我想先就自己写这类文章的目的作一个简单说明。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也都有权走自己的路，民间“科学家”也不例外。我写这些文章，并非要与民科过不去，读者对象也不是他们（因此希望网友们不要把我的这类文章转往民科网站）。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来到这个网站的年轻朋友——那些喜爱科学而又尚未成为民科的年轻朋友——能够避免成为民科。我希望我的这类文章能起到一点这样的作用，但

⁴ “繁星客栈”是昔日我自建的一个论坛，其早期历史可参阅“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一文（收录于我的主页 <https://www.changhai.org/>）。

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也都有权走自己的路。我在这个个人网站里只表述自己的观点，至于我的观点有没有道理，则完全由读者自己去分析判断。

好了，现在回到话题上来。首先，民间“科学家”的想象力真的比较丰富吗？答案是否定的。以物理学为例，所有真正革命性、真正大胆、真正新奇的概念——包括那些民间“科学家”未必理解却喜欢挂在嘴边的概念——都是学术界而不是民间“科学家”首先提出的。在经典决定论还根深蒂固的时候，正是学术界在实验的引导下开始探索量子力学的规律；在任何东西都不能从黑洞中逃逸出来这种自 Laplace 以来就很符合直觉的观点笼罩之下，正是学术界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黑洞辐射的想法；在物理时空只有四个维度这个几乎颠扑不破的经验事实面前，正是学术界不仅提出物理时空有可能多于四维，而且将之与四维时空中的相互作用关联起来。

其它许多深受民间“科学家”青睐的概念，象虫洞、多世界理论、超对称、超弦等大胆、新颖、甚至疯狂的概念与设想也正是学术界提出的。民间“科学家”的想象力根本不具有那样的发散性及深刻性。真正的科学家多数具有，而民间“科学家”多数不具有的东西，比如坚实的数学功底，是直觉与想象力的延伸而非束缚。没有这种强有力的延伸，你能看到相对论量子场论中时空及内禀对称性的统一必须用到超对称吗？你能看到量子反常会在特定的时空维数下消失吗？你能看到超弦理论中紧致空间的结构是 Calabi-Yau 吗？民间“科学家”所做的往往只是真正大胆的概念被学术界提出，并被科普化之后，在纯文字及中学数学层次上玩弄几个时髦的名词及加减乘除而已。

其次，民间“科学家”所想的真是学术界不敢去想的东西吗？答案也是否定的。民间“科学家”想得最多的首推这样一些课题：

- 著名的数学难题（尤其是那些表述特别简单，中小小学生都能看懂的难题）；
- 统一场论；
- 推翻相对论。

这些课题不仅不是学术界不敢去想的，反而都是学术界已经思索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课题。事实上，正是学术界长期不懈的思索和努力使得这些课题引人注目，从而招致大量民间“科学家”的驻足。这其中，只有推翻狭义相对论在学术界相对冷落，但这并非学术界不敢去想，而是因为狭义相对论受到无数的实验支持。即便如此，每当新的实验或理论进展（比如特定情形下的超光速效应）看似会对狭义相对论形成某种挑战时，学术界仍会立即对可能的后果进行认真地探讨。学术界所想的课题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远非民间“科学家”可比，其中多数的课题，民间“科学家”根本就不具备理解和

思考所必需的基础。

那么，想象力乏善可陈的民间“科学家”如何会给一些人留下“想象力比较发达”的印象呢？我觉得，这与民间“科学家”群体与学术界的另一个巨大差异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学术界并不是每一位科学家都在研究最前沿的理论，许多科学家致力的是完善现有理论的细节。反观民间“科学家”，几乎人人都在大干快上地“钻研”“伟大理论”。或许正是这种风气使一些人产生了民间“科学家”想象力发达，而学术界“非常规矩”的印象。但事实上，正是学术界所具有的这种“非常规矩”的一面，使科学变得枝繁叶茂，而非只有几根光秃秃的宏伟枝干。试想，如果每一位科学家都在做 Einstein 所做的事，都在构筑新的宏伟理论，那么广义相对论中那一个个具体的度规由谁来解？量子力学中那一个个具体原子的光谱又由谁来算？没有那些细节性的工作，我们如何能够深入地理解和检验理论？又如何能够全面定量

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学术界的力量就在于她既有高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又有扎实稳重、一丝不苟的严谨与勤勉；而多数民间“科学家”的致命缺陷恰恰就在于他们既没有比玩弄文字游戏更高明的想象力，也没有扎实的功底和从事细节工作的精神。

除此之外，民间“科学家”被一些人视为“想象力比较发达”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内学术界自身声望的下降。我在“学术腐败的几个间接后果”一文中曾经提到⁵，学术腐败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学术界自身声望的下降有可能成为民科进一步蔓延的温床。事实上，当人们对学术界自身的阴暗面了解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试图为原先赋予学术界的优良品质寻找新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科学家”由于其行为与科学研究（尤其是 Galilei 之前的科学研究）之间的

⁵ “学术腐败的几个间接后果”一文收录于我的主页 <https://www.changhai.org/>。

表观相似性，以及付出的精力与所得到的社会承认不成比例这一弱势特点，很容易被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视为是执著精神和想象力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界本身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2006 年 3 月 20 日

民间“科学家”与腐败

在有关民间“科学家”的讨论中，除了我在“民间‘科学家’与想象力”一文中评论过的内容外，还有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话题，那就是腐败性。一些网友认为，民间“科学家”的活动不象学术界那么具有功利性，相应地也就不那么腐败。有网友提出，民科比那些为职称而学术的人更值得敬佩。应该说，在国内学术界丑闻不断的情况下，产生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学术腐败的几个间接后果”与“民间‘科学家’与想象力”中都提到过这种想法，本文对此做些进一步的讨论。

尽管我不主张对人们的学术动机进行诛心（历史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学术动机也不那么单纯，这并未妨碍我们将他们视为伟大的科学家），不过我也认为为职称而学术的人不如因热爱科学而学术的人值得敬佩。而那些打着学术的幌子，实际上是为职称而腐败的人，则完全

是令人鄙视的。但是，在承认中国学术界存在严重腐败的同时，我觉得也有必要破除这样一种错觉，即以为民科大都是清廉或单纯的。不可否认，民科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是清廉或单纯的，他们满足于埋头演算自己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学术界同样不乏这样的人，客栈里就有一些在高校的朋友，拿着微薄的报酬，却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不仅力求闻达之心旺盛（事实上，许多民科自以为发现了通天彻地的伟大理论，扬名立万的欲望比学术界的人强烈得多），而且采取的手段丝毫不逊于学术界的腐败手段。我收到过许多民科的来信，其中不少人获得过寻常学者望尘莫及的“荣誉”。比如去年某县中医院一位民科给我来信，声称自己在数学上有重大成就，主要“业绩”被收录于《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等大典之中，荣获“世界文化名人奖”、“世界学术文献奖论文金奖”等称号，并且 1998 年发表的文章受到陈景润研究员的推荐

（陈景润 1996 年就已去世）。像这种人，他们追逐名利的意念与手段比学术界的腐败分子并不逊色。而且这样的人在民科中不在少数。国内的许多“名人录”、“大辞典”，以及二三流高校的校刊也从中牟取了不少好处（各种腐败往往是共生共荣的）。

两年前，我的科普文章被一位在《绵阳日报》任编辑，具有研究员等头衔的民科抄袭，事败之后该民科在各大论坛重新张贴自己的文章，将被抄袭的文章列为“参考文献”，并以此为由对我进行攻击（却忘了那时他的不带参考文献的旧文还在一些网站上挂着，更何况参考文献岂是用来在正文中不加任何说明地整体复制他人文字的？），像这种事败之后还反咬一口的品行，比学术界的腐败分子犹有过之。凡此种种，都表明民科并不都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执著于自己的“科学”。许多人对民科的印象还停留在多年以前。在那时，学术界不像如今这么腐败，民科群体也有过一段单纯朴实的岁月，那时候

许多民科一方面过着节衣缩食的贫苦生活，一方面自筹经费前往高校，怯生生地请求师生们阅读自己的东西。许多人因此而同情民科，我也不止一次耐心地给民科讲解过东西。但时过境迁，如今的许多民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在腐败大潮渗透中国社会的今天，民科们早已与时俱进，他们搭乘腐败列车的身手丝毫不落人后。他们头上顶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华丽头衔，他们的种种不良行为只是因为他们不在学术界才没人有兴趣来曝光他们。

2006年4月3日

判断民科作品的简单方法

判断作品类别听起来像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幸运的是，判断民科作品不需要专业知识，甚至无需阅读作品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只要看一下文章作者对自己文章的介绍，就可以作出具有较高准确度的判断。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是看作者是否声称自己解决了学术界的著名难题，或挑战了学术界的著名理论等。如果是，再看以下几点：

- I. 作者的背景——赤脚医生类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当然，托学术腐败的福，这一点现在比以前难判断了，因为现在有些民科也戴上了学术头衔（我在网上及邮件中接触到的民科头衔已经包括了教授、研究员和博导，看来民科只剩下院士这一头衔有待攻克了），其“理论”也获得了某些“奖项”。因此背景光鲜的未必不是民科，但

赤脚医生类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

- II. 作品的标题——标题特别耸人听闻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
- III. 作者的语气——斩钉截铁声称自己做出重大贡献或重大发现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小诀窍：那就是文章中惊叹号用得特别多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
- IV. 作品的发表——作品未在学术刊物上或以学术机构的预印本形式发表过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托学术腐败的福，这一条现在也比以前难判断了，因为有些学术刊物（比如国内某些高校的校刊）只要出钱就可以买到版面。因此发表过的未必不是民科，但没发表过的几乎可以断定是民科。

当然，这几条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不过把握住这几条起码可以识别 90%以上的民科作品。这其中 I、IV 两条照说是硬标准，实际却不易使用（原因除上面所说之外，还有一个核实的问题是普通读者不太可能做的）。而 II、III 两条照说是很容易出错的软标准（民科只要改变一下文章的措辞、语气甚至标点就能让这两条失效），实际上却很管用，因为几乎所有的民科都忍不住要用那样的语气，为大家识别他们提供便利，这是他们的著名优点。民科作品有学术价值的概率远小于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大家不必浪费时间去阅读。

2006 年 7 月 8 日

闲聊·王小波致柯云路信

王小波是我比较欣赏的作者，虽早已读过他的小说和杂文，且已有那些文字的电子版，仍想着哪次回国买一套他的全集收藏。怎奈我的“奥卡姆剃刀”总是落在旅行上——非到万不得已不肯带大箱子，故而每次回国的行李空间都很宝贵，只能优先买那些没有电子版的书。

因此，直到今天也不曾买得王小波全集；也因此，直到最近仍能读到漏网的王小波文字——一封 1996 年 10 月 14 日王小波致柯云路的信⁶。

这封信最初是在知名编剧史航 2019 年 8 月 15 日的微博里见到的。史航在微博里说：

前一段有幸购得王小波致柯云路的一封信打

⁶ 原信只标注了日期，年份得自其他资料——比如房伟所著《王小波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 1 月，修订版）。

印信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封手写信，其中涉及对气功、对伪科学、对国民性格的许多带有预见性的看法。这两封信未见于王小波各类文集，甚感可惜（刚刚有不只一位网友提示，在某一版王小波书信集里是收入的，那就太好了），于是公诸于世，但求传播分享。王小波，毕竟是王小波。你了解他越完整，越会觉得他珍贵。

他并且分享了打印信函的图片（见下页）。

看了这条微博后，我顺藤摸瓜地搜了下，发现之前不久，史航在一个名为“朗读会”的活动上也介绍了王小波致柯云路的这封信，所用的也是图片上这个版本⁷。

我很欣赏王小波的这封信。

⁷ 可参阅“朗读会”公众平台发布的题为「朗读会回顾|80年代“气功热”，王小波与柯云路书信论战始末」的文章。

第 1 页

柯云路先生，您好。

感谢您的来信，但恐怕我不能如您所期望的那样，支持你的那种探索，而且这种态度毫不动摇的迹象。不过我也乐意和你做一番认真的交谈。

如先生所言，在特异功能领域里有些江湖骗子，先生的工作与他们不同，是抱了真诚的态度。我觉得起码在一个方面先生和他们的做的事是一样的，那就是否定理性的权威，反对知识的延续性。简单地讲，自近代以来，科学有很大的成绩，任何人想要有所创新，总要从学习开始。比如先生要做的事，我以为应该从学习现代医学开始；跳过这一阶段是不对的。诚然，现代科学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若说它会被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破解，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机遇凑巧，难死大师的问题会被一无所知的毛头小子解决，这是中了武侠小说的流毒。我是理科出身，对这种事知道得最多。举例来说，热力学说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但总有人以为，热力学家会出错，就去造永动机。造永动机的害处还没有特异功能大，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我以为这种心态早晚会酿成大祸，这就是我《中华读书报》上那篇文章的主题。因为编得厉害了一些，就看不大明白了。

我所说的这种心态，就是相信奇迹。武侠小说里，天性鲁钝的人练成了绝世神功、生手打死老拳师，都被当成平常事来写。在书里是满好看的，实际上却不可能。相信机遇凑巧，外行对科学也可以有大贡献，也是同一类想法。这样想想倒是满好玩，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就好这个，这就会引出天大的灾祸。以先生在文学上的博雅，当能想到《老残游记》里关于“北拳南拳”的说法。所谓“北拳”，就是把宝押在吃符水、请神降体的奇迹上，结果是不行。

在现代社会里，相信科学就是相信牢靠的一面，相信奇迹则是相信不牢靠的一面。时值今日，全体人类的生存，都靠科学技术来保障。可惜的是，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些严谨、乏味的知识，是大家的幸福和安全所系；对此缺少一种慎重和敬意。而一旦老百姓不听科学的招呼，生灵涂炭的大祸就在眼前。中国人里知道柯云路，知道《新屋》的人多，知道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人少。我认为这是一件绝顶悲惨之事，当然，这罪不在你。不过你应该因此而慎重一些。

近来没有再写此类文章的计划。今后写到与你有关的文章，当寄一份给你。

王小波敬上

10/14

昔日的读书人见到心仪而又无从获得的文字，常不惜誊录，我亦有此心。只不过我没有昔日读书人的勤勉，见到那样的文字，便会在网上搜一个文字版，制成一定的格式，像电子书一样收藏起来。王小波的这封信也被我搜到了，是在一个名叫“悠读文学网”的网站所收录

的王小波文集的书信部分里（史航所说的“不止一位网友提示，在某一版王小波书信集里是收入的”大约指的就是这个文集或其所对应的实体书吧）。

但意想不到的的是，我搜到的版本跟史航发布的打印信函相比，居然多出了一些内容。这里我将搜到的版本全文转录于此，并且将多出的部分标为红色：

柯云路先生，您好：

感谢你的来信，恐怕我不能如你所期望的那样，支持你的那种探索，而且这种态度毫无动摇的迹象。不过我也乐意和你作一番认真的交谈。

如先生所言，在特异功能领域里有些江湖骗子，先生的工作与他们不同，是抱了真诚的态

度。我觉得起码在一个方面先生和他们的做的事是一样的，那就是否定理性的权威，反对知识的延续性。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科学有很大的成绩，任何人想要有所创新，总要从学习开始。比如先生要做的事，我以为应该从学习现代医学开始；跳过这一阶段是不对的。诚然，现代科学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若说它会被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破解，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机遇凑巧，难死大师的问题会被一无所知的毛头小子解决，这是中了武侠小说的流毒。我是理科出身，对这种事知道得最多。举例来说，热力学说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但总有人以为，热力学家会出错，就去造永动机。造永动机的害处还没有搞特异功能大，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我以为这种心态早晚会酿成大祸，这就是我《中华读书报》上那篇文章的主题。因为编辑删了一

些，就看不大明白了。

我所说的这种心态，就是相信奇迹。武侠小说里，天性鲁钝的人练成了绝世神功、生手打死老拳师，都被当成平常事来写。在书里是满好看的，实际上却不可能。相信机遇凑巧，外行对科学也可以有大贡献，也是同一类想法。这样想想倒是满好玩，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就好这个，这就不好玩，还会引出天大的灾祸。以先生在文学上的博雅，当能想到《老残游记》里关于“北拳南革”的说法。所谓“北拳”，就是把宝押在吃符水、请神降体的奇迹上，结果是不行的。假如上天垂青，把翻江倒海、长命百岁的大法门特地赐给中国人，不给外国人，我也很高兴。我只是不乐意自己骗自己而已。

承蒙先生好意，告诉我一些难以解释的有

趣事迹。请教先生，电视机有画面，你能解释吗（倘觉得这问题太容易，还有难些的）？不能解释的事很多，为何脑门上能贴钢蹦特别使您高兴呢？依鄙人之愚见，这是在怀疑科学的正途。我和很多真诚求知的人一样，在知识领域里，只认正牌子，不买假冒伪劣。这是我的尊严所在。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不能紧握你的手，但竭诚欢迎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在现代社会里，相信科学就是相信牢靠的一面，相信奇迹则是相信不牢靠的一面。时值今日，全体人类的生存，都靠科学技术来保障。可惜的是，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些严谨、乏味的知识，是大家的幸福和安全所系；对此缺少一种慎重和敬意。而一旦老百姓不听科学的招呼，生灵涂炭的大祸就在眼前。中国人里知道柯云路、知道《新星》的人多；知道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人少。

我认为这是一件绝顶悲惨之事，当然，这罪不在你。不过你应该因此而慎重一些——我对您的意见就是这一点。

近来没有再写此类文章的的计划。今后写与你有关的文章，当寄一份给你。

王小波敬上

10 月 14 日

这些多出的部分不仅极有水平，与上下文浑然一体，而且明显是王小波的笔调，绝非他人所能添加。这使我不得不怀疑打印版的可信度或 authenticity。当然，我倒也并不认为打印版是伪作。若要猜测其由来的话，那么，我猜它是一个意在发表的——但未必真正发表了的——版本，很可能出自某位编辑或吸收了某位编辑的修改要求，因而有所删节，我搜到的文字版才是原版或更接近

原版的⁸。

顺便说一下，多出部分里的那个完整段落写得非常精辟，很多热衷伪科学的人都爱拿一些道听途说的所谓“难以解释的有趣事迹”来说事，完全可以拿王小波的这个段落顶过去。

不过有些诡吊的是，王小波的这封信还有一段附言，是给《中华读书报》编辑祝晓风的，那段附言史航在微博里分享的是手写信的图片：

⁸ 还有一个与之“对偶”的可能性，是打印版也出自王小波本人，且稍早，我搜到的文字版则为扩充。但无论哪种可能性，我搜到的文字版当更接近王小波的完整意思——因扩充势必出自本人，而删节纯出自愿的可能性较小。

晓风先生：

有一封给柳云路的回信，晚
 才转交。在这件事上，说理没什么
 意思了，但人家写信来，我也
 总得给个回复。其实他心里真的想
 些什么，咱们都知道，只是没拿
 到把柄罢了。

有时由电话了解。

祝
 好！

王小波 10/14

在我搜到的那个王小波文集的书信部分里，却是：

晓风先生：

给柯云路写了一封回信。人家客客气气地来信，总要客客气气答复。但我真没兴趣和他讲道理，怕白费唇舌。

小波敬上

10月17日

这回的可信度对比就要倒过来了：手写信自然错不了。但文字版也绝无恶搞之迹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假如日期无误，则考虑到手写信在时间上早了三天，我猜王小波先是托人带了手写信给祝晓风，三天后为保险起见，又追寄了一封短信。

当然，没时间考证，只是猜着玩。这篇文字的“醉翁之意”其实是借着闲聊，将这封我很欣赏的王小波信件及相关内容全数收录在这里。另外，考虑到史航的微博及“朗读会”活动的广泛传播，也许会使很多人忽略

王小波信件里的那些多出的部分，希望这篇短文能起一点勘正作用，且让更多的人读到那些多出的部分。最后，若因这篇短文引起哪位读者的兴趣，愿意去考证，则故所愿也。也希望他（她）能不吝分享考证结果，我当添加补注或推介之。

2019年8月19日

卢昌海电子书·之四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 《创世七日谈》
2. 《他山集》
3. 《微言录》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